

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爬满青藤的木屋

艺出版社

古 华 / 著

中国小说 50 强

1978 年—2000 年

古华 著

爬满青藤的木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1 辑: 1978 ~ 2000/ 王蒙等著.
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5387-1571-1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0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~ 2000) 第 1 辑

爬满青藤的木屋

作 者: 古 华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298 千字

印 张: 13.4375
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1-1/I · 1507

定 价: (全 10 册) 305.00 元 (本册 27.50 元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序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序 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1	/	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	贞女
116	/	爬满青藤的木屋
142	/	“九十九堆”礼俗
192	/	金叶木莲
249	/	浮屠岭

贞 女

第 一 章

横贯中国南部的五岭山脉的北麓，有座壁立千仞、岩飞绝顶的大石山，叫做天碑山。老天之碑，气冲霄汉。天碑山下有个七、八十户人家的村落，叫做爱鹅滩。不用说，村名得自滩名了。说是远古时候，这村落就背负天碑山，面朝爱鹅河。爱鹅即大雁。说是那时节这一带河川水面宽阔，水草丰茂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为南来北往的大雁越冬栖息之地。爱鹅河能放排送木，能扬帆运货，能把巍巍天碑山连同山脚的小小村落，连同蓝英英的天、白悠悠的云，都映在水里，也是收容进水里去呢。这一来，爱鹅河似乎比天碑山还气派，还有胆魄和力量。可是不晓得在哪朝哪代，爱鹅河找到了新的出口，改了道，从天碑山的背后轰轰隆隆、势如崩雪地径直流下去了。简直是一种大自然的背叛，明目张胆的变节。天碑山却不为所动，屹立依旧，也就在爱

鹅河面前显示出历史的严峻与稳固。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山下那个弹丸之地的小小村落，在世代的风霜、岁月的雨雾中含辛茹苦地存活着，旧的泥墙、木屋老朽了，倒塌了，又有新的石墙、石屋盖起来，周而复始。大自然的劫难、人世的祸患都没能把它从地上抹掉。都说是仗着天碑山荫庇了它，给了它好地气，好风水。

自从爱鹅河水改了道，便裸露出来一条十几里宽长的乾涸河床。满河滩上不再有大雁落脚，而滚着、卧着大大小小、圆圆扁扁、各色各样的鹅卵石。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其貌不扬的鹅卵石！说不定它们还是大冰河、小冰河时期的遗物了呢。比天碑山上下任何一种乔木灌木、花藤草茎、飞禽走兽的祖先们还要古老到哪里去了呢！它们经见过的世面，包藏着的史实，岂止是盘古开天、鸿蒙初辟、三皇五帝？不定女娲用它补过天，精卫用它填过海，大禹用它治过水？

然而自古以来，使得爱鹅滩地方久负盛名的，不是这些史前卵石，却是紧挨着山边的一座座贞节牌坊。牌坊为祁阳白石所造，白壁无瑕，四柱落地，石梁横卧，为拱门框架构式，高两丈三丈不等，上刻节妇封号、家室姓氏，生卒年月、敕封年月、立坊年月等等，均为当时官宦、名士手迹。这些素色牌坊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每座相隔三、五十步不等，共是一十五座。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五朝皆有。一十五座牌坊中，两座最为有名，一是宋太祖御笔题匾，一是大清雍正皇上亲赐封号。其余均依朝代排开，下边青石铺地，两侧条石嵌成矮墙，矮墙下种着女贞，似两队青衣伫立，又似两条翠带环绕，恪守着护卫的职份。当地人俚称为“节妇街”，为天碑山下一大奇观，爱鹅滩畔香火净界。传说大清风流皇帝乾隆私访江南，曾游此地，亲笔写下“文武百官至此下马”八个大字，被乡宦立下碑刻于“节妇街”首，更平添出一种威严、圣洁的气氛。每到年头岁尾，初一十五，三月清

明，便有许多本地乡邻，外州外县父母，领了自己尚未出嫁甚或尚未成年的女儿，来这一座座牌坊下焚香化纸，跪拜磕头，然后声泪俱下地讲述一个个贞节故事。“节妇街”上，自是香烟缭绕，纸钱纷纷，既肃穆凄楚，又哀怨温柔……

本来作为一项历时一千多年的文化怪迹，历史奇观，“节妇街”的十五座贞节牌坊曾被当作文物，完好保存到了公元一九五八年初。后来五湖四海闹开了破除迷信的“大跃进”运动，新的神话替代了旧的奇迹，天碑山下也砸锅煮铁，发射高产卫星；于是“节妇街”上的十五座汉白玉牌坊被一一拆毁，就地建造起一群高高矮矮的土高炉，喷红火，吐黑烟，日夜奋战，将铁锅铁器铸成铁锭，说是可以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极乐世纪。

时至今日——公元一九八三年暮春时节，村里的老辈人对于这一十五座不复存在了的汉白玉牌坊，缅怀不已，深为叹息。村里的年轻一辈倒有些新见识。他们说：太可惜了！“节妇街”的十五座汉白玉牌坊，连同十五位节妇的哀怨故事，要是完好保存、流传至今，并做出电视广告，说不定也能像埃及的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、巴比伦的空中花园、古罗马的竞技场、古希腊的神庙、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、柬埔寨的吴哥古刹一样，列为天下奇观呢！那一来天碑山下、爱鹅滩畔就可以辟成一个浏览胜地，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，以及妇女史学者、女权运动家等等，既可为国家赚取外汇，又可为本地搞活经济……因之便有人异想天开地提出，由地方上按人头摊派集资，再向政府申请贷款，先将残存至今、如一群野坟似地长满了蒿草的土高炉彻底清除，重修牌坊，恢复“节妇街”旧貌。况且当年拆毁牌坊，大炼钢铁并没有采用这些汉白玉石料，而用的从山里运来的石灰石。蒿草丛中，乱石堆里，仍可发掘到一块块石碑石柱，断碣残匾来的！真个是天旋地转，人世沧桑，岁月无常……

下面讲的，便是发生在这古老河滩上的、跟贞节牌坊甚有关连的两则故事；清末一个年少寡妇守节不贞的故事，以及当今一个年轻女子不守节倒又甚为贞洁的故事。两个互不相关却交错渗透着某种共通的历史纵深意识的故事，两个一切妇女史学者、女权运动家都应予冷静思考和严肃探讨的故事。

第 二 章

公元一九八三年。

如今使得爱鹅滩地方名声大振、远近传闻的，是乡人民政府属下、村民委员会承办的“卵石装运公司”。也是该着爱鹅滩地方时来运转。自古以来河滩上的卵石，除了铺路、砌墙，垒井台、田礅，围菜园、场院，搭鸡埘、猪圈，再无别的用场。近些年来却因州府县治百行百业，大兴土木齐奔“四化”，十里宽长的爱鹅滩一时竟成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石料宝地！大车大斗的卵石运到城市工地，去下基脚，去拌着钢筋混凝土盖高楼大厦，去浇水坝水闸，铺公路铁路，造车马大桥……“爱鹅滩卵石装运公司”由原先的民办教师、爱读老书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萧汉楚集股承包。公司下设三个装车组。卵石售出、装车价每卡车五元，挂拖车另加三元。由公司开票揽总。每一车付给装车费三元。萧汉楚及其股东们坐地收钱，当然也还要上税以及付给村委会、乡政府管理费、公益金，加上管理人员开支、关系往来费用等等。都说“卵石公司”开办一年多，萧汉楚已经成了“万元户”。自然是有人啧啧称慕，也有人眼红眼鼓。有些好心的卡车司机则告诫萧汉楚要小心门户和少走夜路。萧汉楚听了哈哈大笑：

“都是哪朝哪代啦？我又不是天暗星杨志，这卵石也不是生辰纲，天碑山左近也没有甚么梁山好汉！”

来来去去的卡车司机多了，山坡下、马路边的“夜来香”酒店也生意兴隆了起来。酒店门前有块草坪，草坪边上流着一股活水，傍着活水是一溜苍翠的龙竹，成了卡车司机们停车加水、洗脸擦身的绝好场地。酒店女老板姓姚名桂花，三十挨边年纪，人称“桂花姐”。桂花姐生得个胖子见了喜她苗条、瘦子见了喜她富态的身材，鹅蛋脸盘，黑眉秀眼，一张甜嘴，一口玉齿，一天到黑满面春风，笑笑微微。她日常衣衫件件都显得瘦，把个身子罩得紧紧巴巴的，奶子翘得像黄花女，惹得那些年轻的司机哥哥哟，卡车一到酒店门口就减速，就轻按喇叭，再伸出脑袋去张望两眼桂花姐的芳容。有的则干脆把卡车堵在店门口，喊：

“桂花姐！桂花姐！来客啦！”

“哟！我当是哪个？光嚷嚷，不下车？”

“姐子你陪我喝一壶？”

“店里倒有才出缸的甜水酒，还有鱼皮花生、香乾子、卤肚片。”

“嘻嘻，甜水酒不过瘾，嘻嘻……”

“白酒有五粮液、德山大曲。你今天还跑车不跑车？”

“大白天不跑车，姐子你给交养路费，交通税？”

“那你还停在这店门口做甚么！我连甜水酒都不卖给你！快开了车子走人！”

“拜拜！我是担心你胸面前的一对宝物，会从前襟里蹦出来……”

“滚滚滚！你眼睛打野望，开车不上心，包你陡崖上碰邪神！”

“吴老大又不在屋，跟你讲讲笑，你就咒人？谁不晓得你被

人使了‘换郎计’，嫁了个好男人？”

司机一踏油门，卡车冒出一股青烟，放着臭屁，呜呜地开走了。桂花姐站在门口，瞪大了眼睛像在目送着那卡车似的，心里却是恨得牙痒痒的，想哭都哭不起，想骂都骂不出。

俗话说，讲笑莫讲真，讲真挖人心。桂花姐的男人吴老大是本地地方上人，在县运输公司当开车师傅。吴老大生得黑不溜瞅，个子比桂花姐还矮出半头，年纪却比她大出整整二十岁，跟桂花姐“文革”大武斗中双双遇难的父母正好同年。父母本是县商业局的干部，那年月鬼迷了心窍，为了捍卫这个，保卫那个，当着县城一个大组织的头头……丢下十五岁的桂花姐，成了孤女，街头拾破烂，给人当小保姆，县洗染厂当临时工，县榨糖厂、石灰厂、红砖厂、化肥厂当季节工，不停地变换工种，为的身不露体，肚不受饥。真是个孤女弃儿，被生活踢来踢去，被驱赶得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。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时，她已经二十一岁，却仍是蓬头垢面，黄皮寡瘦。街坊邻里发善心，给她做了个介绍，对象是县运输公司的一个姓吴的开车师傅，家里倒是上无老，下无小，只是年纪大了几岁。她不愿，洗了头，换了衣，都没肯去见面。后来人家又说，那吴师傅手下有个徒弟叫车杆子的，年纪跟她不相上下，也是上无老，下无小的，过门就当家。她又洗了头，换了衣，去运输公司里见了面，点了头。这下子好了，那一大班子住在贴满大字报、大横幅、标语口号的院子里的单身司机们，正停工停产，闲着没事干，好说歹说都不放她走了，把她关在一间空屋子里，摆上香茶、花生、糖果，要让她“火线成亲”，替她办“突击式婚礼”！天啊，她都晕了头了，脱不开身了，那小师傅倒是粗粗壮壮、长得个忠厚模样……于是这班飞天蜈蚣似的单身汉子们，吆喝喧天地立即动手，抬的抬床铺桌椅布置新房，买的买红纸书写对联，凑的凑份子称糖果、买烟

买酒、置锅勺碗盏。连结婚证都是后来补办的。而那突击出来的结婚仪式上，笑啊闹啊，打唢呐啊，放炮仗啊，烟雾腾腾的，她低着头，羞的连新郎公都没敢看一眼。晕天倒地的，她被人推进了香气扑鼻的新房。她一进房，灯就被人扯灭了，门也被人反锁上了，黑古隆咚的，被拖上床，脱了衣服，当了妇人。可又不像当了妇人，只是身上脏了。就像筒木头，像块石头，被人捣腾了一晚……第二天天一放亮，她才傻了，懵了，光着身子睡在身边的，不是那个跟她一般年纪的小师傅，而是又黑又瘦又矮的吴老大，比她整整大了二十岁的吴老大！她又气又恨，又哭又闹，要跑要逃。可新房的门被人反锁了，窗户上则安着比指头还粗的铁条。再说，她孤身一人，举目无亲，又能跑到哪里去？逃到哪里去？只有死了，一死百了。她被人算计，败了身子，无脸见人。三天三夜，她不吃不喝不起床。新郎吴老大却很有耐心，三天三夜都守在身边，劝她，安慰她，还哭着求她告她，发誓一生一世对她好，供她穿，供她吃，任什么事都依她、顺她，还把两千块钱的银行存折、五百斤全国通用粮票都交把她……她好恨呀，恨死了这个人！她竟咬着牙根狠着心，双手像爪子，发疯似地在这个人身上掐了一把又一把。人家都没还手，也没退避，连痛都没喊。后来，她就疲累了，心也软了。都是命。人都逃不脱命。就像那老辈份的阿妈、阿奶们在伴嫁歌里唱的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块门板背起走……

荒诞的年代，荒诞的婚事。桂花姐屈服了，就范了。只是吴老大的那个高徒车杆子，自假冒了“新郎”，完了那回“公差”，整整三年都没敢来见小师娘桂花姐的面。说来也奇怪、也可怜，桂花姐自嫁了吴老大这开车师傅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饱了肚子暖了身，脸色都红润了，头发都青悠了，胸脯都丰满了，整个人都变得体面光鲜了。都说桂花姐二十几岁才长成人，出落得红头花

色，黑眉秀眼，谁打了照面都惊讶，都要多看上几眼。桂花姐对自己的老男人也温存、也体贴。只是男人生得矮瘦，年纪上头又差着一大节，于夫妇生活的情份上是个大欠缺。她巴不起肚，生不下子嗣。桂花姐有苦说不出。而吴老大呢，看着女人跟着自己过上了安稳日子，长成了个俊模俏样，不知不觉中就以“衣食父母”自居，又自得，又犯愁，渐次生出些妒嫉和疑心。有时还搞“突击检查”，动拳头巴掌。女人越漂亮，男人越提防。吴老大仗着在运输公司里人缘好，开车修车的技术高，交朋接友又大方厚道，因之桂花姐在单身宿舍里住了六、七年，也没人来撩事，打歪裁主意。不觉的到了一九八二年春上，吴老大开车从老家爱鹅滩过身，听村里人议论起要在河滩开办石料场、卵石公司的事，他当即估量了形势，也是替桂花姐和自己另找一条生活出路，便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，不露声色地以三桌丰盛的酒席花费，买下了山坡下、马路边的两亩乱石荒地，起用河滩上不费钱的鹅卵石，造起一栋两间门面的铺子，水泥瓦盖顶，白灰浆粉墙，三合土打地面，玻璃窗上安着铁条条，楼枕上铺着散出松脂清香的纵木板。不用说，徒弟如半子，在师傅师娘的整个建房工程中，车杆子出了大力气，耗费了心血。看着车杆子没日没夜地东装西运、加班加点的样子，真比替自家办事还火燎火急。铺子盖好后，吴老大又去县里给自己女人弄来一个待业青年的营业执照，可以免税三年哩。而后师徒两人又双双开车，运来烟酒糖果、油盐酱醋、日用小百货等等，办起了天碑山下、爱鹅滩头的第一家店子：商店加小酒店。开张发市那一天，车老大就在小酒店摆了五席酒，把县公司要好的朋友和乡里村里的头面人物都请了。炮竹声中，读过老书、写得一手好翰墨的大队干部萧汉楚，喝得半醉时，给取下了一个名字：“夜来香酒店”。